

襟亞閣主編輯

陳子豪增補

刀筆人王書

公記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再版

刀筆全書（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陳襟亞閣子

校閱者

海虞吳虞

發行者

公記書局

印刷者

公記書局

代理發行所

大東書局分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廣州雙門底

漢口四官殿

序

舊時訟師稱爲訟棍。與今之辯護士不同。辯護士依據法律。法律範疇證據不足。終不能易敗訴爲勝訴。若訟師之刀筆。盛行於不講法律之時代。惟恃其心之險刻。詞之鋒利。以顛倒是。非變亂黑白。間有能抑強扶弱者。屢屬少數。故讀之但覺可驚可畏。而未嘗不可爲好訟者之炯戒。襟霞閣主人曾刊錄訟師惡稟數十則。皆其最著名者。惟以余所聞。頗不止此。今補錄之。以成大觀。以資談助。以廣垂戒之意。並可憬然於舊社會之黑暗。而藉法律以扶植人權爲不可少。是卽區區編輯之本旨也。陳子豪序。

乃筆全書序

刀筆全書目次

謝方樽之刀筆

香鉤惡稟

落齒惡稟

拔冤惡訴

腸紅惡稟

龍陽惡訴

爭妻惡稟

匿女惡稟

墮胎惡稟

裁贓惡稟

劫姨惡稟

爭葬惡稟

佃戶惡稟

吞家惡稟

諸福寶之刀筆

殺僧惡稟

不平惡稟

逼姦惡稟

毀墓惡稟

誣盜惡稟

楊瑟嚴之刀筆

緝贓惡稟

賴婚惡稟

爭產惡稟

改節惡稟

窩賭惡稟

金鶴年之刀筆

控父惡稟

王惠舟之刀筆

控叔惡稟 拐逃惡稟

顧佳貽之刀筆

索債惡稟

陶樂成之刀筆

殺人惡訴

陳惠慈之刀筆

卸罪惡稟

吳墨謙之刀筆

爭奪惡稟

薛穀成之刀筆

離婚惡稟

李士傑之刀筆

反盜惡稟

湯執中之刀筆

認屍惡稟

蘿髮惡稟

宥奸惡稟

錢延伯之刀筆

羅織惡稟

張文珊之刀筆

和姦惡稟

邵湘垣之刀筆

誣賊惡稟

章業貽之刀筆

封寺惡稟

逼姦惡稟

葛華甫之刀筆

辯誣惡稟

移債惡稟

丁杏卿之刀筆

賴婚惡稟

箍和惡稟

沈復三之刀筆

盜賣惡稟

侵業惡稟

平糶惡稟

盜貨惡稟

反噬惡稟

閔直清之刀筆

免罪惡訴

報怨惡稟

誑騙惡稟

孫企周之刀筆

乞活惡稟

匿傷惡稟

陸貞祥之刀筆

重騙惡稟

奪妻惡稟

悔婚惡稟

范月巢之刀筆

殺命惡稟

影騙惡稟

傘證惡稟

茅立善之刀筆

強娶惡稟

究姦惡稟

強姦惡稟

究盜惡稟

蔡小容之刀筆

奸賭惡稟

佔寺惡稟

強據惡稟

屠紫珊之刀筆

滅倫惡稟

邪淫惡稟

混繼惡稟

懷仇惡稟

欺妻惡稟

崔子梅之刀筆

貴畜惡稟

反噬惡稟

挾怨惡稟

林玉山之刀筆

掩姦惡稟

匿銀惡稟

刀筆全書

謝方樽之刀筆

香鈎惡稟

孀婦陸姓。與富翁爭地。翁多資財。上下賄賂。孀婦不得直。夜縊富翁之墓。富翁求方樽作訟詞。方樽先命易屍之繡鞋。遂作此訴。

訴爲冤。遭仇陷。遺屍圖害。事竊民之祖墓。坐落某所。四面苗田。每逢天雨。滯泥不可登。民於昨晨上墓。祭掃。瞥見一屍。高懸。識爲比鄰。陸姓孀姝。驚呼。地保究察。再三始識。移屍。孀之族人虎而冠者。汹汹與民爲難。謂民逼勒致死。夫逼人勒命。事豈等於尋常。誣告挾嫌。律乃嚴於反坐。而況弱質閨人。黑夜焉知民墓。

滂沱大雨。香鈎初未沾泥。與吾無仇。移屍可憇。豈容藉口淆惑。是非謹請昭雪。
冒昧上稟。

■落齒惡稟

鄰有張姓翁者。初立某房次子爲嗣。繼欲翻悔。改立謀於方樽。方樽見其當門齒已落。乃利用之。命其自弄出血。持狀往署告發。嗣子忤

逆其狀詞云。

爲逆天毆父事。身因年邁無子。立某房某甲爲嗣。以養以教。至於成人。詎意生性卑下。匿比匪人。狂嫖豪賭。無惡不爲。民既撫爲己子。安肯任其敗家。忠言逆耳。觸其盛怒。遽揜拳毆父。打落門牙。當時暈絕。爲妻救醒。如此無法。無天。請提案嚴鞫。以端風化。而扶人倫。俾梟獍知所戒懼。不敢再肆狂張。上告。

◆ 拔冤惡訴

張姓嗣子。旣爲父控。聞方樽代筆作稟。不禁駭戰。思解鈴人在繫鈴人。亦求方樽作訴狀辯護。方樽得其重金。代作此狀。

爲請拔冤誣事。愛憎無常。是非倒置。飛蛾撲火。情本可憐。祚肉獻親。毒原是假。竊我父初嗣某爲子。後更聘娶庶母。親生有繼。因以相待之情厚薄。懸殊。聽枕上之讒言。智昏半夜。肆耳邊之簧鼓。口蜜腹刀。身兢兢事奉。初不敢違。黃昏月落。猶責早眠。曉月窺窗。已嗔宴起。撫心飲泣。淚漬枕函。落齒之冤。西江難洗。父本中年。墮齒民何敢毆。爲此謹訴台端。伏求昭雪。上訴。

◆ 腸紅惡稟

方樽一日方如廁。有張甲同在廁所訴其仇李乙無理。託方樽設計。

控之官中方樽曰易易也。視甲有腸紅之疾。卽以腸紅著想爲作此稟滑稽之尤者也。

爲強奸朋友顛倒乾坤事。夫天地定位不容錯亂。陰陽男女攸分。何得倒顛。鸞鳳竊民與李甲。本爲同學。又屬比鄰。旣契合乎友朋。又情深乎知己。豈意其情懷叵測久矣。夫包藏禍心。昨日設宴家中。招民共飲。方爲良朋。暢敍深信不疑。詎料進藥昏迷。及至藥解夢迴。方省受其淫毒。穀道之中。痛如刀刺。念此羊腸狹徑。豈容猛獸長蛇可憐。雨驟風狂。已是花殘月缺。血水流交。疼痛欲絕。偶爾轉側。如坐針錐。痛已受夫剥膚辱更虧夫親體似此。欺詐友朋。無異禽獸行爲。棍端風化而正人倫。微其將來肅紀綱而安良黎。含冤上告。

◆ 龍陽惡訴

前稟旣上。李乙聞之大恐。亦往求謝方樽。方樽不辭。爲作一辯訴。誣

張甲爲龍陽君。其意更透進一層。其文亦尖刻無比。狀詞云。

爲冤遭。捏害事。竊念乾坤。序列牝牡。攸分。豈有撲朔迷離。雌雄不辨。而乃橫加。壓力。任意擢殘。惟長官明鏡。高懸。彼鬼蜮安能肆薙。比鄰。張口口與民宿。有冤仇。彼性同蛇蝎。日肆毒謀。本一無賴之尤。甘心下賤。囊有青蚨三百。便可聯斷。袖之歡結。來相好千人。悉是其餘桃之寵。陰陽舛錯。廉恥蕩然。後庭花採擷無妨。龍陽君居然自命。人旣無恥。乃又妄扳捏穢詞。以聳聽。無異海市蜃樓。含毒血。而噴人。實屬寡廉鮮恥。伏望嚴懲淫棍。以敦風紀。而安閭閻。上訴。

◆ 爭妻惡稟

鄉有土豪張子成。豔附近梅氏女。有日矣。忽聞女已字富豪鄒祖根。爲妾心頗不平。率衆持械劫女歸。事聞於富豪。中途又劫之去。土豪

張子成謀與謝方樽。方樽爲作一稟如下。

爲勢奪婚姻事。一夫一婦乃人道之常。一馬一鞍係當然之事。惡霸鄒祖根倚恃乃兄曾經列身鄉宦。逞其毒燄。時常凌辱平民。惡欲滔天。冤銜無地。況有倚頓銅山之富可資。林甫鬼蜮之奸早已流毒一方。彌不痛心疾首。身憑媒妁聘定同邑梅鳳林之長女爲妻。久已納幣。尙未過門。親戚咸知。里鄰共悉。前日四月三日。乃是迎娶吉期。途路所經。適過祖根門首。奸心忽動。遽爾不法橫行。爆竹一聲。爪牙雲集。金鼓聲喧。截住香車不放。霜戈雪耀。儼同大敵。臨前一池亂棒。驚散鴛鴦。捲地狂風。吹殘連理。所有迎親人衆。悉行鼠竄奔逃。坤宅妝奩什

物盡爲篡奪入門。非復搶親情狀。直同強盜行爲。似此無法。無天。實屬大干法紀。身受此荼毒。失魄亡魂。雀見薯糠。一場空喜。親鄰訕笑。恥辱難堪。如此平地風波。豈復意料所及。髮妻見奪於劣紳。此生何顏於人世。苟其一息尚存。誓不共戴天日。伏望依律提訊。盡法嚴懲。掃盡前途荆棘。驅除當道豺狼。大之可維法紀。於將亡小之可釋。箇人之私憾。然而怒髮衝冠。相如縱完秦庭之璧。堪痛以牛易馬。孟敏無奈已碎之甌。心肺俱搘。肝腸欲斷。倘復畏其聲勢。不肯擯其虎鬚。一任兇燄彌天。勢必冤禽遍地。泣血陳詞。惟希矜察。和淚濡毫。裂腸伸紙。奇冤待白。不知所云。

■匿女惡稟

鄉有趙某者。配同里金姓女。琴瑟不調。趙年少風流。徵歌還色。金氏

無進言之機。潛逃歸女家。金父初容納之。後壻聞欲控訴。乃大急求教於方樽。方樽命其匿女至杭。然後爲之代作一狀。先控其壻。使其壻反居於被告地位。稟詞云。

爲謀命匿屍。請求伸雪事。竊民生有二女。次女許配同邑趙全之子趙金大。爲妻。現年十八歲。已經童養過門。惟金大生性風流。夙有外好。不待柳梢月上。早已人約黃昏。視此結髮嬌妻。無異眼中釘刺。過門以後。飽受欺凌。嫌貌醜如山鬼。叱辱常聞。憎質笨若牝牛。鞭箠屢及。日猶未午。已嫌午飯失時。起尙清晨。已嗔晨興過晚。如斯種種。不可枚舉。面上之爪痕。縷縷時成新月之形。臂間之青塊。稜稜恆如邱陵之狀。老去鬢毛大半反謂小鬼蓬頭。每遭毒打。惟有號呼鄰人。爲之酸心。過客因之下淚。凡此虐待情形。悉在衆人耳目。誰無兒女。甯不傷。

心惟念少年心性未免血氣剛強待其年事稍長自然和諧琴瑟是以每欲與之理論輒復隱匿不言豈意豺狼成性兇暴無倫乘民人夫妻外出浙水進香遽爾謀斃民女更復藏匿死屍傷哉傷哉山林密處供狐狸早晚之餐春水生時爲潮汐捲抽以去雖爲億度事未可知民夫妻屢次向彼索女惟有支離閃爍之詞女非鬼蜮豈能隱形於白日青天人異蚊蠅安得失蹤於夫家母族按之今日之情形證以昔年之待遇匿屍縱無確據謀命卻已無疑籲懇長官爲女伸雪訊謀害之由來追屍身之去路死者沈冤得白自當結草銜環生者感德無窮願具香花頂祝上告

◆ 埋胎惡稟

鄉無賴秦甲負巨商汪丙二千餘金汪丙利其貿欲得其住宅一所

而秦甲此時既無力以償金。又恐祖產爲其所逼。乃求計於方樽。方樽唆甲先使髮妻裝一假肚。作十月身孕狀。令鄰里悉知之。然後乘間與汪丙爭吵。因爭吵而毆打。暗囑妻出勸解。扭作一團。事後予可代爲力矣。甲從其計。互毆之後。方樽爲作此狀。

爲兇。毆。墮。胎。危。及。生。命。事。比。鄰。某。恃。勢。橫。行。目。無。法。紀。偶。因。口。角。之。爭。既。毆。民。身。復。傷。民。婦。民。婦。身。懷。八。月。之。孕。將。次。臨。盆。午。後。體。倦。偃。息。臥。房。陡。聞。喧。譁。之。聲。出。外。勸。阻。誰。知。汪。丙。蠻。橫。成。性。舉。足。猛。踢。傷。及。腹。部。當。卽。暈。倒。在。地。汪。某。見。機。奔。逃。民。手。足。無。措。與。鄰。婦。昇。妻。入。室。萬。喚。千。呼。方。始。半。晌。雖。未。傷。命。已。損。胎。元。血。水。橫。流。慘。不。忍。睹。民。卽。邀。穩。婆。驗。視。謂。血。孩。已。死。乃。時。夜。半。民。婦。絕。而。復。蘇。者。數。次。及。生。下。小。孩。已。經。血。肉。模。糊。嗚。呼。人。道。嗚。呼。天。理。民。年。不。惑。尙。乏。子。

嗣。幸得此孩。乃爲踢毬。汪丙縱非手刃。此孩實與殺人無異。民妻懼懼牀蓐。生死未知。伏望迅予提究。懲辦兇人。生死銜恩。存沒感德。迫切上告。

裁贓惡稟

鄉有張小弟者。素業銅匠。識謝方樽先生。每見必領。一日方樽忽見小弟於酒肆。小弟倚檻獨酌。愁眉不展。方樽詢之。知其見辱於肆主。且新失業。無可爲生。謝唆其控訴肆主。小弟以無由對。方樽曰。彼業銅匠也。我有詞矣。遂作此稟。

爲僞鑄事。竊朝廷鑄行通寶制錢。以便民間通用。輕重既定。規大小亦有分寸。豈容私鑄。輕薄錢文。以亂真僞。華大林。以銅錫爲業。設鋪於北門僻處。近忽異想天開。收買制錢入爐。鎔化更鑄。小錢以微厚利民。受其傭故。目覩真情。切

念銷毀制錢法律何等嚴重。惟恐一朝敗露。罪分首從。玉石俱焚。爲此具狀投請立予勘驗。眞情卽取鑄錢印板當衆銷燬。以肅幣制而儆奸貪。伏望念民自首之情。免科脅從之罪。懷刑具首。乞賜恩裁。

◆ 劫婢惡稟

蘇州葑門外曾某某聘妻言氏。言以曾前富後貧。有圖賴婚姻之意。謀於謝方樽。方樽爲之劃策。使以次女易裝作長女狀。而揚言悔婚之意於外。言氏婦從其計行之。語聞於曾某某。慮從中來。怒由心發。乃夤夜率衆入言室。強劫次女去。蓋曾初以爲長女也。言氏於劫女之後。復請計於方樽。方樽爲作此狀。

爲恃蠻劫婢事。女嫁男婚。當得雙方同意。夤夜劫掠不分。阜白指鹿爲馬。以羊

易牛法無可貸。竊民之長女慧娟。曾憑媒許配呂曾祺爲室。雖已下聘。尙未成婚。曾祺游蕩性成。父母不加管束。髮妻尙在女家。姬妾已盈房闥。慧娟夙性剛強。頗聞丈夫無行。自恨實命不猶。偶此風流浪子。願以丫角終老。侍奉雙親。皈依大士臺前。懺此宿孽。民夫婦多方勸解。慧娟誓死不從。匹夫不可奪志。事已無可奈何。呂氏屢遣月老。磋議完婚。慧娟聞言。便欲覓死。窺其意志堅決。一時未易挽回。乃謝冰人。暫從緩議。曾祺不肯返躬自省。乃誣民家欲賴婚姻。突於昨日之晚。糾同不法棍徒。黑夜撞門而入。勢如劫盜來家。破壞門戶。翻倒箱籠。家人男女。覩斯情狀。莫測所由。傭僕奔逃。婦女號哭。四鄰震駭。閨宅沸騰。次女秀娟年方十七。正欲拔關呼救。又思外出遁逃。適遇曾祺攔住。擁抱秀娟。極聲哭喊。奸人置若罔聞。呼嘯回家。蜂擁而去。民家驚魂略定。方知言氏搶親急喚。

冰人與之理論。謂呂氏所聘長女。豈能強搶秀娟。速卽送還。免滋訟累。曾祺無此蠻橫。反以穢言污穢。冰人遭其斥辱。不願再至伊家。搶攘之間。一宵已過。伏念秀娟本是黃花閨女。豈容浪子擢殘。搶親已干法紀。劫姨尤屬駭聞。爲此籲懇長官立刻飭差提案。斷還次女。以安室家。倘遭污辱清白之身。應治強搶成奸之罪。乞懸明鏡。迅賜鑒臨。所有昨晚搶女之時。搶去衣飾等物。另單開列。隨案追贓。迫切之情。當邀俯准。上告。

◆爭葬惡稟

某富翁初營佳城。將爲先人下土。忽有無賴出佔其地。冒稱此地爲

先世祖墳。不許富翁葬柩。富翁請謝方樽作一訟詞云。
爲強佔祖墓硬行爭葬事。陽宅陰兆事。一律墓地各有主人。豈容硬行安葬。

原其強爭橫奪之罪。當與佔據田宅同科事關驚動先靈。尤應加等懲。誠竊民家祖宗墳墓。歷代皆在北山。所有桃源澗傍。乃是曾祖父母墓地。廣闊松柏陰森。嘗檢舊時券契。地爲胡氏祖墳。迨子姓式微。因而得價售賣。契約確鑿。事歷多年。但考其墓之左偏。尙有胡氏祖墓。不忍究爾遷棺。暫仍其舊。可謂深仁厚澤。體及其微。胡氏人鬼有知。皆當感激無地。而且胡氏雖有子孫。祭祀概從缺典。民家每逢祭掃。憫其血食無從。輒爲代辦酒肴。兼及紙錢銀錠。澤及枯骨。先人旣已多情。憫等恤鄰。子孫習爲成例。民家之於胡氏。可謂盡義至忠。胡氏苟有人心。允宜五中銘感。豈意其狼貪成性。虎噬無良。前日墳丁報告。忽有異事發生。胡天保將舉其父胡雲槎之喪。葬於其祖墓之側。民聞言驚駭。卽詰問原由。天保堅稱祖墓尙有餘地。並未轉售他人。今此埋葬雙親。他人豈容過問。民

當出契相示。彼乃堅不肯遷。窺其意旨。且謂契不足憑。若已售人。安得尙存胡墓。如此強詞奪理。實爲負義忘恩。不特民之先人必不安於地下。卽恐胡之曾祖亦抱愧於九泉。爲此檢呈契約。伏望依律嚴懲。飭提天保到案勒令卽日遷移。俾得劃清界限。以免後日糾纏。上告。

◆ 佃戶惡稟

佃戶因荒年不還租業。主某豪霸。必欲其償。控其欠租。佃戶求方樽作一狀。

爲虎。嚼。民。膏。事。蹄。涔。之。水。易。竭。狼。虎。之。慾。難。填。乞。賜。矜。憐。免。傷。蟻。命。竊。民。承。種。勢。豪。伍。氏。田。畝。已。歷。數。十。餘。年。租。仔。每。歲。清。償。并。無。絲。毫。尾。欠。自。伍。天。保。接。登。由。產。以。後。征。收。無。比。蠻。橫。非。特。粒。米。不。讓。而。且。額。外。誅。求。去。年。新。定。律。例。每。田。

一畝加收腳米三升。民不堪其虐。情懇稍爲減讓。天保不但不允。而且惡民多口。增加租米三斗。謂爲多口米。民受其叱辱。已不甘心。況復橫征。實無餘力。祇得欠米一石零五升。待異日清償。及民肩米往還。天保任情暴斂。謂因民欠米多時。致彼大受損失。當再加收五斗。以補虧耗。民聞此讛言。不勝驚駭。據理力爭。彼乃大肆咆哮。民當時不合負氣。卽行肩米還家。舊歲適遇水災。田畝盡成澤國。伍家司帳。曾因察勘來鄉。目覩情形。亦爲歎惜。許以豁免租仔。民方感德。銜恩。豈意春熟豐收。天保貪心。又起呈奉憲。天追比。遽而反汗。前言如此。苛斂強征。何異狼貪虎暴。竭民胼手胝足之勞。難供吸髓敲膚之慘。伏念被災田畝。官中底冊可查。租額本有一定斗升。豈容業主橫加婪索。推其貪得無厭之心。非絕民一家衣食。不肯罷休。惟有仰懇憲恩。詳加偵察。得全蟻命。銜結靡窮。哀

哀上訴。

吞家惡稟

鄉有某甲早孤。寄食堂叔籬下。叔吞沒其產。姪長心不能甘。求方樽作此狀。

爲吞家絕食事。矜憐孤幼。雖有教養之恩。吞占田房。實有虎狼之暴。竊民早失怙恃。年祇七齡。依叔嬸而居。蒙教養之恩。然先人遺業甚豐。概歸叔嬸執管。民託庇宇下。不至耗及叔嬸之家資。而嬸氏相待頗少親愛之意。衣則破惡。食則粗糲。民得有護庇。安敢分爭。荏苒之間。民年十八。叔父爲民授室。卽行當衆宣言。凡民父之遺資。悉已消耗殆盡。頻年衣食已經出入相衡。婚禮所需。應以田房作抵。自今日以後。姪夫婦卽當遷出外間。念手足之情。當以余之市房一所。

假姪夫婦居住一年。衣食所須當自爲計。余年已邁。不能爲姪代謀。姪已成人。亦應速尋生理。余死後亦可以告無罪於長兄。當場親友聞此數言。不勝驚駭。僉以萬金家產。豈一人之衣食所能費用。無餘而以他人家事。未便預聞。面面相看。莫肯出語。民此時忿激萬分。卽與叔父理論。叔父恃在尊長。一味專橫。謂余實吞沒家產。儘可告訴當官。民見此情形。知難理論。默然無語。任其主張。惟念予年幼。未諳世故。今爲叔父所逐。使民悵悵無依。營復旣無資本。坐食又苦無資。勢必饑寒交迫。危及性命。民生命不辰。父母早背。生固無樂。死亦何悲。而新婦何辜。無端墮入羅網。紅顏少婦彌復堪憐。因此邀同母甥張紫宸。合詞呈請憲天。俯予鑒核。民父遺產旣已爲民衣食耗盡。叔父必有帳據可憑。望准詞飭役弔帳檢查。民受叔嬪長養之恩。不欲過爲已甚。但求略得遺產。可資謀生。

祖遺房屋。可以棲身而蔽風雨。感恩無既。戴德靡窮。上告。

諸福寶之刀筆

◆殺僧惡稟

鄉有淫僧慧空。通隔岸孀雌俞氏。俞已中年。生有兩子。子純孝莫敢言。僧往來婦室。每在夜半。婦以一水之阻隔。諸多不便。命兩子鳩工造一小橋。子方成年。竭蹶從公。橋落成。以方便行人爲名。有知其事者。皆揶揄二子。事聞於諸福寶。唆使殺卻淫僧。卽代作此狀。自首云。爲殺僧。自首事竊民父早亡。淫僧某某時來。民舍民以母故。敢怒不言。乃自民造橋。落成。僧益猖獗。明去宵來。從此藍橋。無阻民銜之刺骨。故以昨夕戕此厥。

兇夫造竹橋。民之所以從母命殺和尚。民之所以報父仇。身處兩難。誓不兩立。殺人之罪。萬死不辭。伏望憲天公判。執行民死九原。無怨懣情上告。

不平惡稟

福寶游天竺山。遇土豪名飛山虎。足踢民婦死之。豪以紋銀十兩作償。命資民憚其勢炎。不敢較。福寶路見不平。代草一狀控豪。狀云。

爲土豪。橫行慘殺。髮妻事竊。李某某。綽號飛山虎。素性蠻悍。無惡不爲。今茲怒馬。橫行踐民。人之敵。民婦出而干預。豪卽飛足踢中要害。當卽身死。豪全不介意。擲下紋銀十兩。揚長自去。夫身有紋銀十兩。已可踢死一人。若家有黃金萬鎰。便將盡屠杭城。草菅人命。於此可見。不想光天化日之下。而乃有此惡魔。伏祈緝兇。法辦以慰冤魂。上伸國法。下順民情。存沒共戴瀝血。陳詞哀哀。上告。

逼姦惡稟

鄉無賴某甲。負鄰姓百十金。貧無以償。而鄰姓某乙。孳孳爲利者。坐索不去。無賴潛出。反扣其扉。出覓福寶。謀作一逼姦殺妻之狀。訴某乙。某乙不得直。卒至犧牲其欠款。且益以訟費若干。其訟詞云。

爲暮夜登門逼奸殺妻事。夫逼奸妻女。律有明條。因而銜冤。自盡法無輕宥。民貼鄰某甲者虎而生翼。惡欲滔天。恃勢橫行。漁色無厭。窺妻少艾。屢次調奸。民妻夙性貞潔。屢作投梭之拒。某甲見事不成。即於昨夕冒民逼奸。妻畏罪出亡。在外死活未知。某甲似此恃勢淫兇。實屬目無法紀。伏望依法懲辦。照律科刑。著某甲交出民妻。得重圓之日。則感德靡涯。銜冤上告。

毀墓惡稟

鄉之土豪李甲。新築佳城。適當官路之旁。其地有王鄉董者。素與李

甲有仇隙。借修緝圩岸爲名。毀其祖墓。土豪謀於諸福寶。爲作此狀。

爲掘毀祖墳。拋棄骸骨事。暴露先人屍骨。大傷孝子之心。如此不法行爲。應受
王章顯戮。竊民有先人墳墓。巧當官路之旁。爲時已歷二百餘年。墓中實葬五
代祖宗。風水佳勝。松柏成林。鬱鬱葱葱。萃山川之靈氣。春秋祭祀。展霜露之孝。
思傷哉。勢豪挾仇。借端發掘。祖墓掩骼埋骨。爲仁政之當行。毀墓掘墳。爲生人
之萬惡。仰求飭差。提究卽行。按律嚴懲。以平孫子之心。以洩鬼神之怒。泣血瀝
陳。撫膺號痛。勢豪尤自強。倚勢橫行。無惡不作。氣燄加乎鄰里。虎狼無此兇殘。
惑於風水家言。欲奪民家祖墓。屢次央人商酌。且復啖以重金。欲得墓前餘地。
以葬自己雙親。民卽嚴詞拒斥。彼乃銜恨難平。適逢修理官塘。自彼被委經董。

大權在手。遂逞專橫。平空捏造浮言。謂爲侵佔官道。不取民人同意。動工發掘。祖墳毀邱陵爲平地。拋骸骨於道傍。誰非子孫。誰無宗祖。傷心慘目。失魄亡魂。是可忍孰不可忍。已擢折夫肝腸。予欲無言。安得無言。實痛心於人鬼。伏望疾速飭差拘提。豪惡治以應得之罪。勿使久逞兇橫。生者旣伸。不白之冤死者當效銜環之報。撫膺泣血。不知所云。上告。

◆ 謣盜惡稟

鄉有王芝祥者。拳教師也。好勇鬪很。所與往來者。皆江湖失業之人。形跡近乎匪盜。里正爲保安閭里計。求福寶作一狀。福寶與王本有仇怨。遂謠之爲盜。其稟詞云。

爲翦賊安民事。政莫先於除暴。安良道不外乎明刑弼教。乃者鄉里盜風甚熾。

良以游手好閒之徒出沒無常失業無依之輩結隊成羣因之萬姓聞風戰慄
千門未暮扃扉鶴唳風聲可驚可駭乃聞強梁順從主腦劫掠端賴牽頭日來
鄉里竊案層出而皆神出鬼沒不可思議往往門戶未開而金錢羽化如此空
空妙手戀戀於此決非佳兆若不正本清源爲害伊於胡底闔城千萬村民將
防不勝防民等詳加糾偵始悉害羣之馬卽鄰里居民王芝祥者綽號雙飛燕
曾爲拳教師好勇鬪很而狐羣狗黨悉皆下流爲害鄉里可想而知而知伏望按律
痛懲以安閭閻切勿打草以驚蛇免致畫虎而成狗公呈台鑑

楊瑟嚴之刀筆

緝贓惡稟

鄉人某甲。欲誣其仇某乙。無計可施。謀於楊訟師。楊命甲先報失竊。開一失單。金珠首飾不下千金。既呈報官廳。然後託人以菊花一盆。

售於某乙。作狀控之云。

爲憑。贓緝盜事。奇花異卉。事雖出於細微。引繩批根。案可尋。夫線索竊民家。於初一日失竊。金銀首飾等。約值千金。曾經開單呈報。事將一月。消息杳如。忽於前日之晚。行經某乙門首。猝見菊花一盆。乃屬民家故物。與金珠首飾同遭盜劫。此菊雖所值無幾。而此盆則柴窑古器。瓷質細緻。式樣玲瓏。豈是尋常所有。當卽晤其主人某乙。詢問何來。乙言語支吾。形色惶遽。初謂購自申江。繼謂餽自戚友。語無倫序。彌切狐疑。經民再三盤詰。彼乃俯首無詞。竊思菊花既在陳家。他物亦有著落。某乙縱非自己行竊。而窩贓之罪。百口難辭。伏望立提嚴究。

追。出。原。贓。治。以。窩。贓。之。律。以。絕。盜。賊。之。路。則。民。人。物。歸。原。主。閭。閻。高。枕。無。憂。迫。
切。上。告。

◆ 賴婚惡稟

鄉有初富後貧者。坤宅欲圖賴婚姻。婿求楊訟師作此狀。
爲勒寫筆據圖賴婚姻事。夫婦人倫之始。豈以貧富易心。離婚律有明文。當取雙方同意。豈有出以強迫加之。欺詐行爲如此。不法情形何甘默然承認。竊民父母在日。爲民聘定妻房。雖未誄夫好逑。實已聯盟於秦晉。冰人具在庚帖可憑。倘若一與之醮。自當終身不改。乃迭遭二親之喪。家業日以敗落。時乖運蹇。命薄年兇。家旣徒乎四壁。人惟存夫一身。自顧淒涼。恆憐形影。幸父執王公哀我子身孤露。慨然假以百金。俾得小權子母。賴其恩德。得免飢寒。王家尙卿。更

復重恩。謂稚子壯年無室。內助不免乏人。願以姪女爲民匹配。民人感戴莫名。覲顏告以曾聘。尙卿大喜。自願主婚。爲代籌聘金。兼假以館舍。似此生死肉骨之誼。實係來今往古所無。感激涕零。罔知所報。佈置既妥。擇吉完姻。爰請冰人。往告坤宅。不意岳父齊德鳴。乃爲獸心。而人面。聞冰人之語。不肯應允。謂耳聞此子已入下流。我女深閨麗質。豈甘下嫁匪人。媒氏再三分說。請勿悞聽浮言。願爲保證。德鳴絀於公理。不能快吐直陳。俯首尋思。頓生奸計。聲言欲娶我女。當使此子來家。觀其情形。以定去取。民旣得媒氏回言。卽日造門。請謁德鳴。接見。窘辱萬端。謂民不書離婚筆。據休想。生出此門。蠻橫無理。一至於斯。民畏其兇。談不敢與較。祇得忍氣吞聲。繕寫退婚之約。傷心無極。惆悵出門。自恨運命屯邅。思欲投河。自盡繼而念及祖宗祭祀。無人王氏。深恩未報。長辭人世。實所。

不甘且身若自盡喪亡德鳴愈無忌憚不如繕具呈詞叩求官府念此威迫退婚實非本人同意立提德鳴到案恩斷破鏡重圓民人室家團聚自當感恩戴德於畢生祖宗血食縣廷亦當結草銜環於地下附呈庚帖一紙兼及月老姓名衆證昭然豈容奸人狡賴真憑具在自無一語虛詞銜冤上告

◆爭產惡稟

李氏孀婦因與族人爭產求教於楊訟師。楊訟師命孀婦自己打破家中什物器皿然後爲作一稟控族人其稟詞云。

爲欺孤滅寡毀家逼醜事未亡人夫死骸骨未寒而惡族羣起覬覦某某等本無賴之尤野心狼子靡惡不爲近見氏夫下世垂涎已非一日霸產逼醜率衆毀家無法無天欺人欺鬼全由某某爲首行謀糾同族衆勢逾虎狼成羣結黨

夤夜入氏家中。將亡夫靈位撤去。逼氏別抱琵琶。田產悉被分占。倉庾盡爲所奪。家資盡罄。呼籲無門。什物搬移一空。情形無如盜劫。氏立志不渝。生命無殊。朝露呼天不應。叩地無聲。惟賴長官立提族惡痛加申斥。生者感當救命完節之恩。死者應結草銜環之報。迫切上告。速解倒懸。

改節惡稟

某姓巨家也。有孀婦某氏。欲改嫁去。而慚於清議。謀之楊訟師。楊訟

師爲劃一策。命孀婦得翁之鼻煙瓶。一遂附以狀詞告發云。

告爲隱忍難言事。竊氏十九適陳郎。三載未圓。而恩情中斷。未亡人志守柏舟。無如橫逆之來。有爲人防不勝防。忍無可忍者。每夜時聞剝啄之聲。猶疑是鬼。無日不聽輕薄之言耳。中生刺翁年四十。猶是鰥夫。叔正芳年尙未有偶。未亡。

人直處此將何以堪爲此懇求憲台恩准歸家守節感德無涯含羞上告伏乞矜憐又鼻煙瓶一乃翁之物畱氏房中一併附呈

◆窩賭惡稟

楊訟師一日與鄰人賭博大負。正欲背城借一。作撈本之計。而同賭李乙之母忽至。李爲毆打而歸。楊訟師憤無可雪。怏怏而歸。爲作一

狀控李乙。其稟詞云。

爲窩賭毆母逆倫罪大事鄉民李某某本一地方賭棍無惡不爲旣窩賭復毆母夫窩賭旣爲國法所不容毆母又爲倫常之大變。李呼廬喝雉卜晝卜夜喧譁之聲四鄰不寧。伊母某氏不忍其子日趨汙下觸犯刑章訓戒之下李乙非但言不入耳膽敢毆母似此窩賭逆倫實屬大干法紀尤恐釀成巨案累及四

鄰爲此合詞呈案。伏望逮捕嚴懲。以儆梟獍而肅紀綱。以絕賭風而安閭里。迫切上告。

金鶴年之刀筆

控父惡稟

坊者喬靜夫。本陸氏贅。婿。靜夫日挾無賴游。家因中落。其子十五六歲。嬉不知愁。有惡訟師金鶴年。爲作一狀。命其抱狀控父。必得直其。

狀詞云。

爲蕩產傾家殃及無辜。懇求究辦事竊民父。靜夫起身微末。贅入崇門。脫襪襪。而披締繡。卻藜藿而食珍羞。蒼璧黃琮。奇珍羅列。雕牆峻宇。居處輝煌。人生到

此欣幸奚如。豈容作敗家之子辱及先人。理當爲守財之奴。惠我後嗣而乃青
樓夢裏。夜夜溫柔紅粉隊中。時時落魄。因以歲耗鉅萬家道中衰。其始焉質物
典皿。家徒四壁。其繼焉鬻田市宅。貧無立錐。維彼作雙飛之好鳥。令我爲啼饑
之哀鴻。叫喚娘娘太太。討得幾錢。感盡雨雨風風。苦了半世。此情此景。將何以
堪。推原其故。寧非民父行爲無狀。階之厲乎。竊念祖宗產業。子孫有應享之權。
今民父以累萬家私。徒供一己之揮霍。而絕不爲子孫稍畱餘地。種種行爲殊
堪髮指。爲特詳敍情由。繕呈察核。伏乞恩准飭提喬靜夫到案治以敗家之罪。
以警奢淫而杜效尤。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上告。

王惠舟之刀筆

◆控叔惡稟

蘭陵江子謙早孤失怙。家產悉爲其叔管理。叔飽煖思淫揮霍無度。時子謙冲齡不知爲謀。其族有長者出求惡訟師王惠舟作一狀詞上告。

爲請命點墨存孤事。竊維產以贍孤。孤賴產活。產盡孤存。孤難永命。民幼失怙。恃爲叔撫養。不意叔懷他志。惟遺產之。自吞深恐他日產盡。何以贍養孤命。何以婚紹宗支。伏乞憲台卽行批示。點墨陽春千金。永賴感德。無涯上告。

◆拐逃惡稟

曹小二傭工於張大戶家。豔婢女阿翠。私與俱逃如楚。居半載雙歸。事聞於張大戶。拘阿翠去。并欲控曹拐逃之罪。曹大恐。求惡訟師王

惠舟王爲作一狀云。

告爲生離事。身貧無配。依張大戶佃田。當時議定操作三年。妻以侍婢。詎工滿求歸。張大戶占姦不允。竊思昔年粒粒辛苦。今日活活分離。進不得同夢。退不得傭值。嗷嗷子身。將爲餓殍。慘求憲台公斷。團圓哀哀上告。

顧佳貽之刀筆

索債惡稟

顧訟師者。專爲人作滑稽稟單。其措詞每想入非非。令人發噱。一日遇其友張小弟。適索債未著歸。氣憤不平。謂積欠人張臘場。避債之法獨工。每不易見。顧曰。曷不控之於官。因爲作一滑稽狀詞云。

爲負債賴債討債避債事。刀徒張臘塌於某月某日借銀五兩約某日清償。乃屢次延期屏不見面。竊思昔日借銀釋迦口吻今朝賴債悟空腳跟民之資財。乃辛苦而得豈容狡賴伏乞憲台刻限交還。

陶樂成之刀筆

◆殺人惡訴

里有王甲夜殺其地張丙畏罪求計於陶樂成訟師。陶出時計視之。卽與王耳語數數。王得其計飛奔向西。約行三十里之遙。雞聲已唱。天將曙。甲忽潛入李姓室作偷盜狀。故爲所執縛繫之於官。後殺人事發。有疑甲者。陶爲作一狀。代王辯白云。

爲奇冤伸雪事。殺人戕命事。豈等於尋常誣告讟言。律乃嚴於反坐。民某某者。雖有胠篋之手腕。尙無殺人之心肝。且甲地與乙地隔越卅里。若謂王甲既已殺人於甲地。何致又偷盜於乙地。而又殺人。旣在夜半掘壁。尙在黃昏。以情度理。必非王甲可知。否則豈有長房縮地之術耶。伏望另緝真兇。解此冤獄。上告。

陳惠慈之刀筆

卸罪惡稟

某婦與奸夫共謀死其夫。割去臉肉棄田畝間。事發謀殺之罪將坐實。以屍不能辨認。未定讞。婦之家族請陳訟師作一狀。爲背城借一之補救。狀上卒有效。得不死。狀云。

爲身受奇冤。請求昭雪。事氏十四嫁夫。恩同魚水。夫前此出門歸期未卜。詎意鄉無賴。妄指浮屍稱謂氏夫。氏夫安得是此屍。此屍何能謂氏夫。乃長官不察。將錯就錯。指殺我夫者。卽爲民婦。民婦含冤入地。固亦無可如何。倘吾夫一旦歸來。試問誰尸其咎。伏乞矜全以待夫歸。上告。

吳墨謙之刀筆

■ 爭奪惡稟

有徐生未貴時。贊於某員外爲婿。外姑割田千畝爲贈。嗣婿死失歡。某員外斬而不予。生之父方貴顯。親往索取。累訟皆袒生父。員外耗萬金。勢不得直。無計可施。求吳訟師作此狀。

訴爲壻死女逝無由贈奩事竊思婚姻夙好冰玉相投惟夫故家析女已夭逝所有贈奩不能給亦不願給夫曰奩則非翁之所得問夫曰贈則非訟之所能爭親家翁方貴顯斷不涎此必主計僕之狡猾而已想明鏡高懸決不爲所眩惑伏請矜全判斷施行上告

薛穀成之刀筆

◆離婚惡稟

汪生少配鄰女邵姓後生貧賤女之父有悔婚意而不果遂至鬱鬱而死而女因父仇夫嫁後卽不睦後婦又有外遇誓志與夫離異乃請穀成撰一稟詞寥寥僅三十字字字有力狀上果判如所請其狀

詞云。

爲替死事。氏笄被夫掠婚。父啣夫死。若報親仇殺夫。若從夫存。不孝禍起。妾身請死。

李士傑之刀筆

反奩惡稟

金陵某氏豪家也。性吝嗇。嫁女於本城某姓。某故愛女甚。奩贈巨萬。且有奩田數百畝。一時羨其豪。半年後。女染病死。某氏痛極。微有悔意。初女之過門時。奩贈良田數百畝。約女生子時。然後將方單移送。比女亡後。其婿亦相繼死。某氏見女及婿均故。遂食其前言。不欲以

田贈壻家壻之父數索之。不與。因涉訟。票提某氏。某氏懼。以千金乞計於士傑。傑爲一稟曰。

爲捏詞朦混。圖佔田產。請求恩斷。竊民女某。自幼配於本城某某。卽某之子。已於某日完姻。民因愛女情深。特置奩贈。並備良田百畝。惟當時言定。須民女生子時。移單過戶。完全收管。兩方俱允。洽無異。事後不期民女暴亡。民壻不久亦隨化。民痛傷不已。念壻女均已亡故。尙何生子之望。則前日所約理當消除。作爲罷論。豈料某氏竟捏詞上惑意。圖佔取民田。民幾次勸解。豈知蠻不可理喻。民竊思田既稱之曰奩。自非伊翁可得問。物本名之曰贈。宜有取舍之權。而某氏竟不思及此。反起假詞。爲此迫不得已。據實陳明。請求大老爺明察。予以恩斷。不勝戴德謹稟。

稟上。孫令竟不責某氏。而斥翁云。

湯執中之刀筆

認屍惡稟

執中與宰故有仇隙。一日邑之城河。忽浮一屍。面目腐爛不可辨。第知其男子耳。亦不識誰何。宰循例驗之。略有傷痕。似非自盡者。以無人問。將寢其事。執中聞後。急嗾婦婦某。指爲藁砧。初婦夫死於成骸。骨未歸。冒認之。當無人知者。婦如言哭於屍場。不准殮。稱屍爲親夫。旣且云有傷痕。必係謀斃。請宰嚴緝兇手。否則以死殉宰。恐族有人告以夫死十年。宰因怒責婦。妄斥退之。婦歸。復遇執中。命抱所作控。

狀再訴之婦復往屍場大哭投呈宰閱其詞曰。

爲痛哭陳明。籲請伸雪事。竊氏夫某某於十年前因戍投邊。一去全無音信。人遂疑爲已死。卽小婦人亦以爲無望。日夜涕淚。乃近於三四月前忽得氏夫歸耗。氏大喜過望。計日團聚。不料中途遇害。致遭慘死。擲屍中流。氏念我夫十年不歸。比及里門。反而殞命。氏驚聞信之餘。肝膽俱裂。錐心籲首。自投屍場。認明夫屍。籲請伸雪。詎料青天不諒。竟作氏夫爲已死。不予以昭察。遽以氏夫爲冒混。斥之妄謬。氏冤無可伸。竊念氏夫明言當旋歸事。鑿有據。何得言爲已死。且屈指歸程。亦已當屆。若謂我夫而非此屍也。此屍何人。此屍而非我夫也。我夫何在。氏上無翁姑。中鮮伯叔。膝下兼復無兒。煢煢子身。所依何人。所恃何物。惟盼吾夫一日歸來。或有後望。今者中途慘變。氏何生爲。爲再泣血瀝詞。請求青天。

恩斷將兇手追獲昭雪氏夫之冤。以慰幽靈而伸國紀謹稟。
宰覽之瞠目不能批復。不得已姑准嚴緝婦復搶屍。大聲號哭。觀者不忍聞。宰
窘然乃挽人出宦囊五百金了事。婦乃與執中分肥之云。

◆ 薙髮惡稟

執中以事陷獄中。猶設其奇計。聲名愈溢。邑令嫉之。將誣以致死。旋
爲湯聞。大恐。謀以自衛。急散語羣囚曰。我觀若輩髮蓬蓬。殊不快我。
能薙之何如。衆囚咸善恨。不得刀。湯乃碎一盆。磨於石上。竟日而鋒
利如刃。及鋒奏之。半日間。鬢鬢者咸變爲牛山濯濯矣。湯喜極。卽手
一呈。令親信者持控於府。

稟爲控。邑令違背國法。使囚衆薙髮事。竊某某縣令某某。向以納粟起職。進爲

邑宰而居心卑穢。賄賂通行。以獄事爲漁利之門。以錢財爲生死之斷。下民切齒。人神不容。敗政惡跡。具在人口。乃復藐視國法。重違典例。使數百囚衆悉行薙髮。民伏思縣令掌百里之政。職在父母。竟爾自犯紀律。以國法爲弁髦。以朝廷爲兒戲。已身如此。何以治民。是以據實直陳。請求公祖恩奪。迅卽派員查驗。切實重究。以整吏風。而蘇民困。不勝戴德之至謹稟。

府得稟後。親下驗之。果然立革宰職。而湯亦以之免禍云。

◆ 窈奸惡稟

楊某者有女絕豔。在閨時卽與表兄某通。旋卽嫁於王姓長子。名若賓。婚後王以其非處子。薄之。不與同居處。女無奈。且不甘孤寂。時託故返家。拾墮歡。旋爲夫所聞。憤甚。又不能揚於人。鬱鬱而斃。王翁慟。

之甚。亦微聞其事。因惡女甚。禁其出入。女不能安。自逸歸日。與表兄某開並蒂蓮花。王翁怒問罪焉。楊不承。遂相衝突。王翁無以洩氣。卽控楊匿女圖嫁。縣令出簽提楊及女。楊恐。求計於執中。執中不理。翁料事無可爲。急強女歸。王以弭禍。女不肯從。自懇於執中。言詞誠切。湯竟不能卻。爲草一呈曰。

爲陳明受誣。籲請申雪事。竊氏親父爲氏夫翁王某。具控匿女圖嫁一案。蒙憲座簽提在案。氏生父聞信之餘。含冤抱鬱。幾欲自殞。氏念老父生平安分立德。宿重於鄉里。自恨不孝。未報劬恩。反受其累。薄命人旣失所天於前。復抱奇困於後。呼天愴地。有口莫訴。家故勝於亂麻。勢難外道。事變起於牆內。告於誰何。孰料禍移老父。痛遭不白之毀。言爲此泣血上籲。父台鏡察申老父之冤苦。辨

奸人之狡詐。氏十七嫁十八孀。翁鰥叔壯順之則亂倫逆之則不孝。順逆兩難。請求歸家全節。俾小婦之素志可成。亡夫之幽靈可慰。不勝恐怖涕泣之情謹稟。

呈上。宰默昧女詞卽准其請斥王翁而女竟明日居母家與表兄結生死盟矣。

錢延伯之刀筆

◆ 羅纖惡稟

嘉興王士秀有女絕麗慧苛於擇婿豪門右族悉不足當王意。胡繼賢者劣紳胡維仲之子也。佻健無行聞女名亦求婿焉。王惡其行不見且又詈之。胡聞後怒甚將圖報怨一日女方倚樓閒眺適胡經行

其下見後因存復憾之心。遂百般謔辱穢狀醜態不可入目。女恚甚。問侍婢知爲胡大哭。當夜自經死。王故愛女痛甚。知有異故責婢得其事。遂欲興訟與胡決。屬稟稿久思不得當。商於延伯初亦難之。繼以悲女冤亦爲不平。乃力尤爲成此稿。窮一日夜而成稟曰。

稟爲調戲閨女致死。申請昭雪事。竊民女某待字閨中。孝行兩茂。二月前忽有媒人某至民家乞婚。詢之知爲邑紳胡維仲之子繼賢所命。民因胡子向係無行。遂婉言辭去。不料胡子積憾在心。意圖姦佔。前日民女與婢倚近街樓窗眺望。胡子見而百般調謔。民女以無瑕之身抱冰堅之質。一日橫被污辱。氣憤交加。竟自懸樑圖盡。迨民知悉後已不及救。旋卽將婢笞問。始知爲胡子污辱。因而自死。民念小女無端橫折。沈冤駭痛。兩無可宣。幾欲向胡論理。而劣紳勢大。

萬難與敵。因思該紳胡維仲。身爲邑紳。自應作民模範。以爲表率。豈知旣已縱兒行兇。污辱閨女於前。又復倚勢曠子。蠻不知罪於後。目無紀律。身爲巨兇。調戲雖無語言。勾引甚於手足。爲此迫不得已。痛哭直陳。叩請憲座嚴拘胡維仲父子到案。按律懲治。明正典刑。以申國法。而洗沈冤。謹稟。

稟中羅織胡子之罪。以勾引調戲之律。輕輕嵌人。竟成可死之例。縣令得稟後。卽以呈兩句定罪。遂置胡於法。並罪其父云。

張文珊瑚之刀筆

和姦惡稟

王生子炎。丰姿雋美。邃於古文。翩翩然有羊車之風。鄰女汪沁葆。與

結不解緣。沁葆父宦浙。母愛女甚。幼字邑紳某之少子。嫁有日矣。忽與生暱。兩情浹甚。母知而不忍發。一日女竟自白於母。請從生。母斥之。女哭且誓以死。母無術。乃函告其父。父怒返大笞責。女憤極。自斷其髮。父驂不知所措。而嫁期已至。不得已託病緩婚。某紳信其事允焉。事爲生聞。女事悲憤填膺。亟登文珊門。請計。文珊素與生稔。迺力爲畫策。並作一稟。生領計。後當夜踰垣入女房。故驚其父。遂被女父執。以爲穿窬。生亦無異詞。於是送於縣中。明日事聞於人。咸以爲異。蓋生固秀州名士也。庭訊日。觀者千人。宰訊生。變供爲姦。不承竊手。上一稟。卽文珊所撰者也。稟曰。

稟爲陳明受誣。懇請昭雪。並賜成全事。竊生員王子炎。幼薦泮芹。素範禮法。螢

燈一點。伴半夜之書聲。蠹簡十年。奉先聖之垂訓。祇以東鄰有美。遂生好色之心。西廂無聲。竟效踰垣之行。自知實乖禮法。有背士儀。然相如學士。早已私奔。宋玉大夫。曾聞窺隙詩詠。吉士之求。古有私通之例。秀才偷香。不爲顯行。才人小節。何足引慚。豈圖乍入天台。忽驚事洩。方欣幽晤。遽爾成擒。諱愛女之滅名。掩茲奸跡。陷秀才於宵小。遂呼穿窬。生員竊念月下花晨。尙才子信有之事。胠篋盜囊。實人生至辱之名。惡語橫加。毒計中陷。旣辱書生。復侮庠序。若不據實直陳。必至累及名教。生員不足惜。恐琴堂蒙不察之名。爲此叩請公祖明鑒。勿墮伊計。誤誣生員。幸寬三尺之法。聊開一綫之恩。賜全所志。使畢昔日之緣。莫責隙窺。永結百年之好。謹再拜泣陳。榮枯總在案前。生死並由筆下。萬乞察情宥犯。並責造誣。實深感禱。謹稟。

宰閱稟。略責生無行。生自承過曰。我不德。誤罹情網。污人閨女。固知陰德有虧。然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妻女淫人。其咎誰歸。宰不能詰。遂以和姦論。草草結案。出而墻家聞之。立即退婚。女父不得已。竟改配生云。

邵湘垣之刀筆

◆誣賊惡稟

邵訟師嘗畜一犬。出入必偕。但恆不多餵以食。致此犬乘間卽至鄰家竊食。鄰人因其爲訟師之犬。皆敢怒而不敢言。一日鄰人張某。購得豬肉一方。將以供客。俄而已爲訟師犬竊去。銜之刺骨。潛以毒藥。斃之。埋屍於竹園中。旣爲訟師偵知。隱忍不發。更數夕。訟師家人夜

起。躁呼擒盜。四鄰驚起。但見訟師口講指畫。聲言盜已逸去。失去衣
飾錢鈔若干。聞者將信將疑。次日訟師卽開失單呈縣。並請勘驗。又

二日作狀詞呈縣。控鄰舍張姓翁爲盜。其狀詞云。

告爲翦賊安民事。賊風起於鄰舍。四境爲之不寧。有張某藐視王章。通同盜賊。
先於某月某日餅中裏藥毒死。守家吠犬欺人鼾睡。恣意搜尋房門。封鎖勝如
將軍。斬關欄圈牛羊。彷彿無常。取命金銀財寶。囊括一空。竊謂其非盜也。毒犬。
而何毒犬也。非盜而何。毒犬爲盜。彼願已償。乞嚴行究治。以安民生。
宰得稟後。親自至張姓竹園勘驗。得犬屍。將坐翁以盜罪。翁懼甚。上下行賄。始
了事。

章業貽之刀筆

封寺惡稟

某地有佛寺。名慶雲庵。其方丈和尚曰常住。本係某顯宦之僕。私通其寵妾楊氏。楊氏恐事泄。贈以巨資。令其出家。遂至某地。就慶雲庵故址。大興土木。建佛殿三間。樓屋兩進。稱某顯宦之家庵焉。平時香火頗盛。楊氏亦時假進香爲名。來庵住宿。故後樓上層三間。非女客不得入。一日。有某校生四五人。至庵隨喜。必欲上後樓。常住不許。校生等大怒。搃毀其器具。常住卽召集僧徒。將生等綑縛而痛毆之。旋經人排解。始釋出。於是學界大憤。電告某顯宦。謂常住仗勢作惡。並控於撫院。請封閉該寺。章奏貽爲作稟云。

爲淫僧倚勢作惡。請發封寺院事。竊某寺僧常住。本一無賴。私通宦家之妾。拐

騙。不。義。之。財。來。此。蓋。造。梵。宮。稱。爲。某。宦。家。庵。號。召。徒。黨。妄。稱。傳。戒。哄。動。鄉。愚。藉。
斂。貲。財。平。時。所。作。所。爲。輒。仗。某。宦。爲。護。符。入。夜。行。雲。行。雨。每。借。祕。室。作。幽。會。某。
某。等。素。談。詩。書。不。干。外。事。曾。於。某。月。某。日。乘。休。沐。之。暇。隨。喜。該。寺。院。偶。至。後。樓。
常。住。恐。窺。其。秘。密。立。召。僧。衆。將。某。等。細。毆。幾。至。斃。命。幸。經。旁。人。勸。解。始。得。脫。險。
大。動。地。方。公。憤。立。電。某。宦。訴。常。住。橫。行。不。法。復。電。不。認。爲。家。庵。並。不。知。有。常。住。
其。人。乃。著。地。保。等。搜。查。其。後。樓。密。室。搜。出。女。鞋。女。袴。等。若。干。件。夫。以。佛。門。子。弟。
仗。勢。欺。人。已。干。法。紀。況。寺。非。勅。建。僧。有。淫。贓。此。而。不。加。以。嚴。懲。毀。其。巢。穴。則。貽。
患。地。方。不。淺。懇。求。飭。役。發。封。該。寺。並。提。常。住。等。從。嚴。訊。究。定。罪。公。德。無。量。謹。稟。

逼姦惡稟

章業貽之鄰人蔣仲三家道小康。章之父曾以土田糾葛事爲蔣父。

所辱業貽欲報復之而無隙可乘。蔣之姨妹嫁與沈甲。一窮措大也。夫妻間常反目。一日其姨妹以與其夫口角事至蔣氏哭訴其姊姊適在病中。反責妹之不順理。妹憤甚。卽於是夕縊死於蔣氏。章訟師聞之。暗中慫恿沈甲。以逼姦其妻致羞憤自盡。控蔣仲三並代爲作

一狀詞云。

爲逼姦致死。叩求昭雪。事竊民妻。以息媢之姿容。動藜侯之豔羨。目逆而送。爲華父督之輕狂。齒折而逃。效謝幼輿之搃鬚。此在平日業已數見不鮮。不料某月某日。蔣仲三又假託其妻有病。特邀民妻往視。晚間卽以酒醉。民妻強行姦污。致民妻醒後羞憤自盡如此。強暴行爲殊堪髮指。不獨死者清白被汚。永含冤於地下。並令生者有鑠在下。更抱恨於終身。蓋民本家徒四壁。貧乏立錐。從

此無力續娶後嗣。因之而斬此仇不雪。何以生爲。伏祈依法嚴懲淫棍。並表揚民妻貞潔。則存沒均感銜冤上告。

葛華甫之刀筆

辯誣惡稟

青鎮有王姓某。偕其弟及姪。從江北販布。經某處爲捕快某指爲盜贓。強收沒之。並欲將王某等捉入官衙。王某在客地。無可告訴。適遇葛訟師。乃求爲作一訴狀云。

爲飛殃坑命。叩求超豁事。竊某同弟姪。經某處販賣布貨。因投某店安泊。陡被虎捕。某架空指盜。捉身繩打。搜取財本若干。棉布五十疋。捏贓送縣收禁。並坑。

某弟及姪三命痛思布貨先有起腳牙行次有歷宿店主一一可查豈容誣攀今被假捕盜而行劫滅客命以取財望天超豁追本與民營生上告

◆ 移債惡稟

李甲李乙異居兄弟也當時合向趙孟借銀百兩歸李甲一人出面

嗣後李甲生計日蹙向李乙索還趙款之半言明將來全數歸甲償還豈甲一旦病故遺寡妻幼子家又赤貧趙孟遂移債於乙乙請葛

訟師作一稟云

爲架空移債請懲刀猾事竊已故兄李甲曾向土豪趙孟借銀一百兩其已否
償還若干民皆不得而知今趙某無端勒民賠償因辯觸怒竟使無賴數人來
民家坐索竊思人有恒言父債子還未聞兄債弟還況異居各爨已經九載以

羊易牛。豈所論。於錢債。指鹿爲馬。更顯背乎人情。故兄私債。自有嫂與姪在虛實可訊。乞天究豁。並懲刀頑上訴。

丁杏卿之刀筆

◆ 賴婚惡稟

吳某有二子。長曰其東。次曰其中。其中幼時曾聘鄰縣鄭氏女爲室。嗣後鄭氏日富。吳氏日貧。鄭女之父意圖賴婚。商於丁杏卿。杏卿躊躇不應。鄭以重金餌之。丁乃曰。聞吳某長子其東已病故。確否。鄭曰。確。丁曰。然則汝將受聘時之新人名帖交我。（蓋某縣風俗行聘時。坤宅新娘年庚。與乾宅新郎名帖交換。甚重也。）鄭檢出與之。丁將

名帖上其中中字改爲東字卽作一稟付鄭令控之縣署其詞曰爲籲請依法杜亂以正人倫事竊民女鄭秀蓉幼時曾憑姨夫吳可仁爲媒聘與其長姪吳其東爲妻不幸其東於前年冬病故吳某便恃異縣難稽爲移花接木計欲將秀蓉逼嫁其次子其中爲室竊思女不爲聘夫守節雖先哲亦尙原情弟若以兄婦爲妻於倫常實爲紊亂民雖鄉曲無知豈敢承允伏乞父台糾正倫理以杜亂法無任感激上訴

◆ 簿和惡稟

某甲借與某乙之父銀若干兩。乙父故後。甲向乙索銀。乙以無力償還對。但乙雖貧困。尙有舊市產一所。甲卽捏造其父典契一紙。欲占據其市產開店。懼乙不服。復浼衆簿和。乙乃請丁訟師作一訴狀云。

爲撓法。欺公事。某不幸。父故。母子二人。筭筭無所依。僅遺破舊市屋三椽。收租。度日。不圖奸惡。某希圖開店。覓利。拴中某僞寫。故父先年典契。造謀上告。欺死。騙生。究竟情虛。懼難對理。復浼衆箇和。竊思經告在官。曲直當赴廷折。豈容威詐。兼施供其魚肉。敢乞嚴究僞契。以杜奸騙。而安民生。上告。

沈復三之刀筆

盜賣惡稟

邱五有田。典與趙小東銀三十兩。後趙與邱有隙。欲借事懲創之。商於沈復三。沈令串出李二。冒邱五筆跡。將已典於趙之田。僞造一賣絕契。契上載明由邱五賣與李二。乃爲作一稟控之縣。

爲一田兩售事劇惡邱五恃刀藐法見利生謀前年某月日憑中某某將田若干畝典於民處得紋銀三十兩整延今二載不償重復將田密賣於李二處得銀五十餘兩收入已囊民債知後上門向與理論令將本利算還豈邱五非惟不允反肆詈辱竊思該惡前典後賣一業欺售二主與盜賣別姓之田何異貪財玩法孰甚於此伏懇憲台追價給民免遭負騙感恩千萬上告。

■ 侵業惡稟

震澤東鄉有王錫初者素安本分其堂叔某一無賴子也常至錫初處強借銀錢後又乘錫初父故孤弱可欺竟強占其田地而典賣之一與理論便遭毆打復三因與錫初有同學誼大爲不平令控於官而爲作一訴詞云。

爲吞產殺命事。孽叔某上年與民父爭地。蒙縣公判照管在案。詎父故未幾。更萌惡念。強占某處稻田。竊賣某處桑地。身偶與理論。便觸彼怒。肆行毆打。身避入內寢。則又毆及身。妻致破腦仆地。有某某爲證。竊思叔衆身孤。叔強身弱。如羊飼虎。如鼠投貓。豈不能言。毆不能敵。負屈含冤。訴諸憲台。乞爲作主懲奸杜害。上告。

◆平糶惡稟

有富戶儲米僅千餘石。時值年荒。其仇家慾患地方上人。具一公稟。譖以積囤萬石。不肯平糶。以救饑民。欲售諸遠地。以圖美利。其稟稿

卽倩沈復三爲之代擬。詞云。

爲懲一救萬事。竊思民以衛國。食以衛民。五穀滋生。四民永賴。當體上天好生。

之德激發吾儕互助之良乃值此凶年淫雨不止米珠薪桂妻號兒啼五日不
炊三日火十餐常缺九餐糧富翁某儲米萬石反幸天荒冀可售之遠方以覓
倍蓰之利俾地方有錢者袖手觀天無錢者坐而待斃如此存心險惡已罪無
可逭況此粟不賑萬民嗷嗷勢將變生不測貽害無窮伏乞立給嚴示勒該富
戶毋貪厚利盡數出米公平交易以救饑民而安地方激切上呈

盜貨惡稟

復三一日在家有王姓客袖金求見云有貨託某船戶載運爲其沿
途盜賣現擬告官追究懇代作一稟復三不假思索卽援筆爲草稟

稿云

爲欺孤盜貨請求追還事竊以同船共命貨物尙互相照管況船戶爲孤客載

貨財命歸其掌握責任尤有專屬不意某船戶攬民某貨運至某處交卸欺民隻身沿途盜貨窩藏其同黨處民在伊船生死由伊啞口無言誰敢奈何遭在強徒禍急莫測乞提嚴究追還客貨俾另寫駁船保命上告

◆ 反噬惡稟

前稟上後船戶知爲復三所作乃曰沈先生予舊時鄰居也反不助予乎卽日走叩其門告以被誣情形復三又爲作一訴詞云

爲遭反噬求超雪事竊刀客某憑牙行雇寫身船載貨至某處交卸當議定船價十二兩付三存七俟駁運到埠找完立有草據豈船至中途惡客荆棘叢心誣身盜貨並有窩藏同黨捏詞上控不思貨有稅單可查盜無現贓可指架詞窩藏尤屬空中樓閣一無根據爲此仰叩台恩追奸劈誣超雪冤苦上訴

閔直清之刀筆

免罪惡訴

義烏某鄉有丁氏姊妹。曰大和小和。雖屬村姑。而好修飾。又生性風騷。時與惡少作桑間之行。一日大小和正在山麓採茶。適某店學徒沈四經過其處。大小和瞞之。遂在樹陰處席地交歡。沈四以恣情不休。竟致脫精而死。二女駭極。不知所措。適有某地保過此。遂爲所見。詢得實情。卽至某店告知店主。店主率同沈四家屬令地保作證。赴縣控告。縣令驗得沈四實係因輪姦斃命。大小和以姦非致人於死地。唯因貪歡誤殺。情有可原。乃爲減等治以徒刑。獄將成。大小和之

堂叔某憫其二姪女早歲喪父。家中僅一老母。恃二女以爲生。欲爲

二女脫罪。商諸閔直清。直清思索再四。遂援筆爲作一訴詞云。

爲女姦。男死律無明文。叩求免罪。事竊以丁氏二女大和小和。幼失教訓。不守閨範。致與沈某成姦。沈某因之斃命。事實昭彰。本無辯論。餘地惟揆之於法。尙有可容研究之點。沈某是否爲大小和強迫成姦。設無強迫。行爲是屬雙方。和誘相姦者當然。不負害人責任。查犯罪之成立。須以犯罪者是否有此能力爲標準。設無此能力。雖有犯罪嫌疑。固不能強以罪狀加諸也。今大小和係弱質少女。旣無強迫求姦之力。又無致人死地之惡念。設沈某而不願和誘也。大小和焉能相強。何致斃命。沈某而情願相歡也。貪慾喪身。雖死奚怨咎由自取。報有應得。謂伯仁由我而死。則可謂我加害於彼。則不可也。且按諸律例。婦女

無強姦。男子之明文。不得以男子姦死女子之律文。相比擬。法既可宥。而情又
有可憫者。大小和尙。有老母在堂。雙目已盲。無以爲生。惟賴二女爲人作工。得
資以養活。若二女被拘。則母命立斃。伏乞憲台格外施恩。惑其愚幼。不處以罪。
俾得悔過自新。並全母命。不勝銜感上訴。

■報怨惡稟

有湯文者。匿名詭告馬氏媳姦情於捕館。復向馬氏之姑索銀十兩。
謂當代向捕館註銷。其姑不允。乃勒馬姑之弟吳舅爺出銀十兩。又
云不彀開銷。已另向某甲借銀十兩補足。逼吳舅爺代馬姑寫一借
契。事後執契向馬姑追銀無著。乃託閔直清作一稟云。
爲以怨報德事。馬氏媳某與其鄰某通姦。被人匿名告於捕館。竊思匿名者雖。

云。有。隙。而。流。言。亦。自。有。因。馬。氏。之。姑。因。此。恐。懼。懇。民。投。館。願。繳。款。註。銷。嗣。因。伊。
子。出。外。家。中。乏。銀。又。託。民。向。某。甲。借。銀。十。兩。契。約。現。在。近。因。到。期。向。該。氏。取。銀。
反。誣。民。以。詐。騙。希。圖。抵。賴。陰。霾。慘。害。最。毒。婦。心。伏。乞。憲。台。嚴。懲。該。氏。刀。猾。並。追。
還。借。銀。感。恩。不。盡。謹。稟。

◆ 詭騙惡稟

閔訟師初爲湯文作稟時。尙未知匿名告馬氏者。卽湯文也。後經某紳士將湯文種種劣跡向閔訟師揭明。並責以不應爲作此稟。閔乃改爲馬氏作訴詞云。

爲設穿影騙。請求超豁事。竊以毒蛇猛虎易擗。稷蜂社鼠難防。惡棍湯文匿名詭告。氏媳姦情於捕館。復詐代氏註銷。迫氏出銀十兩。氏不遽允。復詐吳舅爺。

云。欲免甥媳。出官須如數繳銀。舅爺不得已。出銀十兩付伊彌縫銀賺過手。復造一借契。謂前數不足。已另向某甲補借十兩。逼舅爺代氏畫押。事後執契追銀。今查知俱屬虛偽。始以污人名節而騙錢。繼以騙人銀錢而誣告懇乞薰狐。捕鼠庶幾城社無虞。哀告。

孫企周之刀筆

乞活惡稟

蔣氏有女嫁與王某爲妻。嗣因王別有所歡。夫妻間時占脫輻。蔣乃招其女歸家。王亦忿甚。竟置之不理。已二載餘矣。訟師孫企周乃蔣氏之姨表弟也。爲蔣氏作一稟控之官。官竟斷王某出銀六百兩。爲

蔣氏母女贍養費焉其詞曰

爲乞活二命事竊氏單生一女嫁與薄壻王某爲妻嫁時金銀首飾合計約值千金詎料王某尙嫌奩具未豐時出惡言平時不事生業嫖賭之外更多外遇小女偶進規諫卽遭辱罵某日以小口角竟遭痛毆昇歸調養二載有餘田園賣盡朝夕不給曾蒙兩家公正老人責令王某迎女完好某竟不遵陷女流落如瓶觸藩進不得仰事姑嫜退不能苟延殘喘母子流離二命難保惟仗明鏡高懸奸膽畢照立提嚴究以拯涸轍感恩莫罄

匿傷惡稟

許某有從兄爲人毆死稟官檢驗其書吏某與兇手有連乃買通仵作謊報無傷許某哭訴孫企周企周爲作一稟告書吏受賄云

爲受賄匿傷沈冤莫雪事兇犯某毆殺從兄告縣待檢擬兇償命監獄候決詎兇令刀兒某私將三百金賄通猾吏某匿傷不報蔽檢瞞天不獨欲脫該兇於死罪并欲加民以誣告之罪竊思兇豪殺人成何世界乃金錢可以通神天理竟歸消滅兼之猾吏枉法受賂致使沈冤莫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乞台嚴究詳檢正罪日復生光存沒同感上告

陸貞祥之刀筆

重驅惡稟

陸訟師之鄰人某甲素以販木爲業一日甲至某某處已向某乙指定某山之杉木論價付契任其砍伐矣詎意砍伐甫半乙忽串出某

丙云。丙於此山。亦係主人。須於前契外。更立一契與丙。於是於原定之價外。又增加若干。甲心不服。訴之陸訟師。陸云。此事若僅謂乙伸後腳。不過斥其非信義通商。罪名甚輕。若竟謂其重驅。則詐欺取財。

罪成立矣。甲喜。遂以陸所擬狀詞控乙丙云。

爲合謀詐財。懇求嚴究。事竊民憑牙。某向某乙立契。用價銀一千四百八十兩。買到某山杉木一區。詎意砍伐甫半。陡有某丙帶領僕徒多人入山。強阻謂民擅伐。有主之木。民孤身不敵。只得曲從另立買契。被勒騙去銀八百五十兩。竊思前契足憑。某丙不應重驅設以後契可據。某乙不當包賣兩契。必有一虛一木。豈合重價乞嚴究。奸驅追還血本。以杜朋吞而保孤商。不勝感激上告。

◆ 奪妻惡稟

金仁山有子已娶媳。某年其子以事出亡在外久無音信。有傳其已死者。仁山恐年老無靠。爲其媳另招一婿。作爲義子。已三年矣。其子忽歸。乃託貞祥作一訴狀。訟其妻之贅壻云。

爲賺父奪妻事。土豪某窺民妻色豔。乘民行商在外。賺民父託爲義子。兼奪民妻。今民歸伶仃。立無以爲家。與之理論。據云當時由民父作主。並有聘禮。若干。今民已備原禮。懇贖妻回。豈惡豪仍抗拒不理。竊思世無奪妻之理。律有取贖之條。乞天垂憐。准贖以戢虎威而杜鳩占上告。

◆ 悔婚惡稟

前稟既上。其贅壻戀其妻不聽贖。乃出重金謀於陸貞祥。令作一稟。翻告金氏父子云。

爲悔婚遭騙事。金某因其子犯奸逃外，年久不歸。身老家貧，難以度活。將媳招民婚娶，並認民爲義子。已經三載於茲，豈其惡子歸後，聽人唆使，隱情告騙。不思律有夫出三年不歸許令改嫁之條，況伊負罪出亡，妻乃苦貧，出嫁父旣主婚，於前子乃追悔於後民之遭騙事小，如此反覆害人，有傷風化，懇乞究奸治罪，以杜效尤，上告。

范月巢之刀筆

■ 殺命惡稟

某村有葛四者，傭耕度日，見官如帝，畏役如虎。某年冬，因欠錢糧銀九錢二分五釐，爲差役吳平威逼，自縊身死。葛四之妻哭訴於范訟。

師。范令將屍身要害處重著傷痕。乃爲作一訴詞云。

爲虎蠶殺命泣求伸冤事皇天恤民有求必應爺台蒞任無屈不伸乃有蠶役噬人甚於狼虎頓使小民失庇賤若蜉蝣竊氏夫葛四因欠官銀九錢二分五釐里長呈官蒙差吳平追納限期尙寬五日不意吳平於未滿限時黑夜裂門而入將氏夫捆打如鷹撲狸遍體重傷當卽絕氣冤魂怨鬼無路可伸稚子寡妻何命可活泣求檢屍伸冤翦蠶安民九泉瞑目一門戴德上訴。

◆ 影騙惡稟

屠玉如有田售與丁六才共八畝八分計價銀三百廿四元成交後其佃戶忽遭疫死致將該田荒蕪租糧無著並欲追究佃戶亦不可得六才憤甚欲將田退還原主原主不服六才乃託范訟師作一訴

狀謂屠某所售盡是虛田。田價係與中保朋吞云。

爲虛田影騙合謀朋吞事。溫犀照怪禹鼎象形豈容狼狽以成奸竟作虎狼之
吞噬竊民向營商業稍獲盈餘欲置負郭之田以供養親之費不料奸人布網
匪類售欺惡某屠王如串同中人談三徐甲捏造都圖字號共田八畝三分計
價銀三百廿四元一併隨契付足方其踏勘田址之時混行領看他人產業及
至秋穀登場滿擬該佃戶照例來納租米乃候至寒冬絲毫無著當卽開明佃
戶呈請飭役提追差役奉命下鄉協同村中里正接佃提人查無影響仔細檢
查方知爲奸人影騙不但佃名屬於子虛烏有卽其田產亦係水月鏡花民得
此確耗痛不欲生念此阿堵物皆由辛勤積累而來今受偷父欺竟爲串騙朋
分以去誰能放手如何甘心惟有仰懇長官迅予提究追還原價盡法嚴懲國

法能伸。庶誅一以警百良民。有託毋我詐。而爾虞。豈徒銜感於一家。直弭隱憂於四境。上告。

◆ 傘證惡稟

陳老明之父。經商遠地。已歷數載。一日忽有人傳。近村某處。有屍一具。貌似陳父。老明趨往視之。果然。檢之。有刀傷數處。血跡模糊。心疑是仇家。邱三所爲。然無證據。乃商諸范訟師。范曰。汝當暗令人至邱家。偵探有與汝父關係之物乎。有則速來報告。老明諾諾而去。越日來報曰。已偵得一雨傘。傘柄刻有予父名范。曰得之矣。卽爲作一稟控之。縣其詞云。

爲謀財害命。泣求伸冤。事竊民父。陳炳章貿易他鄉。歷有年所。家中屢次去信。

請其早歸。前月始得來書預告歸期。且云經營得手盈餘已逾千金。將爲購置田產。計民等不勝歡喜。乃轉瞬已逾歸期。而父蹤杳如黃鶴。正在徬徨無主。忽聞鄰里喧傳。回雁津前樟家橋畔有死屍一具。無人過問。有年老者謂貌似民父。民聞言大駭。急趨審視。確係民父。無疑。慟哭倒地。久之始醒。更徐而探其腰纏。則空無所有。而刀傷數處。血跡模糊。顯係遇惡謀財害命。不問可知。民此時痛父情深。報仇心切。密派人四處偵查。旋偵得近村邱三家有雨傘一具。柄刻民父之名。乃喚當地保正向邱三究問。此傘來由邱三言語支吾推謂小兒所拾。眞贓已露。尙敢飾詞。且邱三行爲兇暴。素不齒於鄉閭。昔年曾犯某案。受過官刑。此次見財起意。本在逆料之中。況有如此確證。更屬無可抵賴。伏乞嚴刑訊鞠。爲地方翦此梟雄。追出原贓。俾民家苟延蟻命。恩同再造。德並二天。並附

呈亡父親筆函件一封。泣求鈞鑒。

茅立善之刀筆

◆ 強娶惡稟

橫山鎮有婦黃氏。生二男而寡。夫服甫除。由夫之堂兄作媒。擬招鄰村錢某入贅。有成言矣。忽聽鄰人羅某言。中途翻悔。錢某不服。率其友數人。備禮至黃氏門。將強行結婚禮。黃氏潛從後門逃去。商諸羅某。乃請茅立善訟師作一訴狀云。

爲挾衆。強娶事。巨豪錢某。虎踞一方。騷擾四境。覬覦良家。婦女。色膽包天。結交當地游民。任情貌法。竊氏哭夫。早喪孀守。二男願誦柏舟之章。永免白圭之玷。

不料舊臘惡豪錢某遇妾於途爲華父督之日送出圉人犖之戲言妾固置之不理而惡則志在必成旋卽結交氏夫之堂兄謂將於某月日備禮入贅氏矢志不從惡乃窺氏獨居帶領某某等十餘兇徒奪門強取母子驚逃某某等卽乘擄衣飾有四鄰爲證地僻法遠人衆我寡室家遭其蹂躪母子俱難活命乞卽提訊依法嚴治迫切上訴

◆究姦惡稟

原告進稟後被告錢某大恐旋探得唆使之羅某與婦黃氏有私情故從中作梗乃造茅訟師之門告以實情且曰如能爲我翻案使羅某罪狀昭著黃氏仍爲己室則當於潤筆費外另以百金酬勞茅不假思索立擬一稟稿予之

爲究姦。斬誣。俾全婚議。事竊民鰥居。二載無意醮婚。祇因友人沈在中謂其弟媳黃氏孀守。二男乏人。調理家務。議民入贅。藉以扶籬。聊分烏哺。此事氏親應允。簪環二飾。已經收受。受兼之在中。眼立婚書。民方敢擇日備禮。上門入贅。豈料惡棍羅某。素與婦私。恨民奪其歡愛。絕其往來。倡言民娶爲妾。乘間令婦反盟。復唆捏強娶誣詞。以誑官長。並爲插證。使婦無人敢娶。彼得長此行姦真箇蛇蝎。存心直與犬狼同行。懇提該惡嚴究。並傳氏及在中一鞠。則涇渭自分邪。正立判功德無量。上訴。

◆ 強姦惡稟

震澤東鄉。有葉純田者。一上農夫也。年收米麥各五六十石。設一碓房。雇人舂米。其從堂兄嫂吳氏。及姪媳陸氏。素貧苦。亦更迭爲純田

春米。一日。陸氏在碓房盜竊純田家雞。純田佯爲不見。而調戲之。陸氏之姑吳氏從後窺見。遽前奪純田之帽。而詐以錢不允。互相扭打。

吳氏略受創。乃託茅訟師作稟。告純田強姦姪媳云。

爲強姦亂倫事。堂叔葉純田心同狐媚。行醜鶴奔窺媳。陸氏碓房春米。旁無女伴。機有可乘。遂強抱行姦。適爲氏捉獲。惡逞兇。打氏身受創。遽奪其帽。投明族長存證。竊思人情。最先名分。王法首禁。姦情以長。姦幼律等鴻毛。以叔毆嫂行同狼狽。乞鋤頑惡。亟整頹綱。謹稟。

◆究盜惡稟

茅訟師之爲吳氏擬前稟者。原以懼葉。使之出重金以求己也。至是葉果不出所料。立造茅門。但求脫卸己罪。而架吳氏等以竊盜罪名。

則惟茅命是從。不惜重酬。吳乃弄其狡猾伎倆。又爲葉作一訴詞云。

爲究盜。架誣事族嫂吳氏。及其媳陸氏。貧苦難以存活。民時時周濟之。並令其在碓房舂米。多得工資。補其不足。豈婆媳俱昧天良。非但不知感激。反在碓房盜民雄雞。爲民窺見。與之理論。吳氏自覺情虧。與其媳互恣。撒濺掠奪。民帽誣以姦情。弗思碓房正引雞之地。廠屋豈行姦之所。況婆媳疊面。焉得強指行姦。以姦杜盜。盜實姦虛。究盜劈誣。萬民瞻仰上訴。

聞官得此兩稟。判云。審得姦情盜情。罪各相等。然有因盜而架人。以姦亦有因姦而誣人。以盜者。今吳氏葉某之事可鏡也。但吳氏指葉強姦。奪帽爲證。葉稱吳氏行竊。執雞爲訴。孰辨鼎之宣。贅誰知。烏之雌雄。是以奪帽者欲誣人。於狐綏之恥。執雞者欲誣氏於鼠竊之徒。事涉兩疑。免供逐釋。

蔡小容之刀筆

◆ 奸賭惡稟

張尹功與史立元同居而有宿仇。張妻李氏素行不端。初與周甲有私。繼又與朱乙有染。情好甚殷。周甲忿甚。一日醉後特往李氏處尋釁。適朱乙亦在。互相口角。繼以用武。李氏暗助朱乙。舉翦猛刺周股。周暈倒於地。朱乙懼而逸去。時史立元方與友人聚賭。聞其事。皆勸史迫張遷居。免受其累。張知之。商諸蔡小容。爲先發制人之計。并欲借以洩仇。蔡遂秉承其意。爲擬一稟云。

爲富賭容。匪幫匪強。姦事賭博。近於竊盜。昏夜易出。姦情不獨。名譽有關。抑亦

生命所係。叩求昭雪。迅予嚴懲。竊民與史立元本爲親戚。合宅同居。近數月來。史忽不務正業。聚衆賭博。藉斂頭錢。以資津貼。肆無忌憚。衆惡昭然。立元住房。在第三進。民之私室。在第二進。凡來史處賭博者。必經過民之房闥。一至黃昏。狐羣狗黨接踵而來。出入喧譁。終宵騷擾。民雖正言告戒。而史某則怙惡不悛。民無可如何。姑且隱忍。一面另尋房屋預備遷移。豈意賭徒中有淫棍周甲者。綽號笑面虎。偷香犯案數見不鮮。強暴行爲屢懲不改。曾窺民妻李氏略有姿容。又起淫心。每來史宅賭博。經過堂中。止步兜搭。出語輕挑。民妻惡其無禮。當面斥以嚴辭。並勸民從速移居以免受辱。民深諱其言。惟一時未得相當房屋。祇能暫緩。須臾。昨日天將向夕。民因事外出。媼婢皆在廚房。民妻獨坐臥室。淫棍周甲色膽包天。竟敢闖入。直前擁抱。民妻意圖強奸。民妻駭極。爲自衛計。卽

取桌上小翦力刺淫棍腰股深入寸餘周甲呼痛仆地血流如注民妻始得脫身叫喚衆人適民回家睹狀驚駭急喚史某告以顛末史某不知自咎反謂民妻很毒除託人昇回周甲外絕無一語慰問民妻民妻驚魂甫定痛不欲生謂以清白之軀遭淫棍擁抱西江之水不能滌此羞慙屢次覓死經人救止但尙不能無後患伏念禍根皆由史立元窩賭而起若不呈請究辦則兇燄方張變端莫測爲虺勿擢爲蛇將奈何叩求立提史立元暨淫棍周甲按律懲辦不稍寬貸庶民夫婦得以夜寐夙興安居度日迫切陳詞務希恩准嚴究以靖閭閻而伸法紀上稟

◆ 佔寺惡稟

青鎮西鄉有法相寺爲僧名淨修者所募建并置有田產若干以供

香火某年淨修圓寂理應歸其徒善因主持乃有外來僧名洪芳者覬覦該寺產業始以寄居爲名繼以代行管理自薦久之乃與某劣紳勾結吞滅其田租山利善因大憤乃託蔡訟師作稟訴之官廳云爲佔寺吞產事鵠巢鳩占竟同強盜行爲狐假虎威乃出佛門子弟求施法雨驅彼陰霾竊痛師淨修從披剃入山該寺適已毀敗師不惜辛勞募化多年始蒙諸檀越信仰陸續捐助俾得重興土木梵刹一新加以裝修佛像置備香燈並購蕩田山地年收租息若干以供佛事經費十年心力始成完美之觀半世經營應有衣鉢之託師圓寂後理當歸身主持何物妖僧欺身懦弱恃強攔入初則美言扶助繼乃大膽把持并與某某等勾結將寺之田租山利收入己囊梵宮任其荒蕪香燈因之冷滅佛像由是剝落國課轉多積逋誰生厲階實洪

芳奸惡所致。身與理論反遭兇逐。情迫無奈。叩求憲台作主。追還寺產。并將惡僧洪芳驅逐下山。勝建浮圖。功德無量。

◆ 強擄惡稟

毛五之妻與其姑口角服毒而死。妻兄丁三率人至毛家問罪。并捲

掠毛妻房中飾物等。毛乃求蔡小容作狀詞控丁三。其詞云。

爲乘喪擄物事薄俗遇女服毒自盡母家輒糾衆上門奪取奩儀非誣伯叔犯姦卽指嫡庶妬寵沿習成風恬不知恥今民妻已經生育素無嫌隙近因觸姑抱愧自盡鄰里可查豈妻兄某不問情由援惡社會之慣例糾合百人乘喪打搶架以淫穢之詞俾無辯爭之地竊思家承清白何堪蜚語橫加世本書香奚屑污名被染事昭昭而共見心惻惻其誰憐兄不忍妹非命而亡夫豈甘妻無

辜。受。玷。乞。追。捲。掠。以。儆。奸。刃。上。告。

屠紫珊之刀筆

◆ 滅倫惡稟

何德言與其嬸母通奸爲族長何古梅所知古梅素與德言有隙乃

首之於官廳借整門風以洩私怨其訴詞實爲屠紫珊代擬焉

爲犯姦滅倫事閨門首重風化法紀最敍彝倫惡族何德言花酒蟲蟲綱常蟲賊因叔何明守商楚未回潛蓄異心悅嬸少艾逐日調姦壺內多穢迹挽河水而洗之不清中毒起淫詞禿筆尖而寫之不竭分同猶子竟爲嬸母之夫名是嬸娘甘作姪兒之妾人倫倒置國法乖張狐綏綏犬靡靡總成賤行鶉奔奔鵠

疆。疆。盡。是。醜。聲。丘。麥。之。歌。當。作。家。庭。慣。語。牆。茨。之。旬。成。爲。族。衆。私。談。民。忝。爲。尊。
長。忍。玷。門。風。特。叩。憲。台。嚴。加。鞠。訊。以。正。綱。常。并。除。淫。惡。上。首。

◆ 邪淫惡稟

某寺有僧名梵空者。放債於鄉民。而收其重利。且時借化緣之名。與村婦女調笑。農民高九深惡之。與屠訟師商議驅逐之。法屠笑曰。汝能令汝妻稍受片時之戲侮乎。高憤然曰。爲地方除害。有何不可。屠乃教以俟僧來化緣時。家人悉走避。惟高妻與之笑言。并誘之入內室。遂率衆往擒送之官。高依言爲之。僧果墮其計中。而屠之稟詞隨上矣。

爲嗜利。妖僧。疊犯邪淫。事受五戒。絕六根。方爲真正法門。除妄念。斷愛情。乃是。

清淨佛子今妖僧梵空不修戒行既到處濫放錢債重利收回又架言豎造禪堂沿門抄化名叩檀那實窺婦女無遮會裏多暗昧之行爲放仗塔邊居風流之魁首某月日又至農民高九家化緣適值高妻獨居惡禿膽敢調姦逼入內室高妻被纏正苦不得脫身而其夫適歸大叫捉賊禿卽挺兇亂打幸鄰衆聞聲交集合力擒拏送台請究竊思該禿素行不端大穢禪寂化緣簿假作姻緣簿用盡邪思般若臺認作雲雨臺豈非妄想加以盤剥小民恣其揮霍若不褫奪姦魄害盡地方伏乞速正典刑參扶正教俾法輪日漸增輝大眾樂生淨土功德無量吳村公民連名上告。

◆ 混繼惡稟

王文與其堂弟武爭地涉訟久而不勝適值武之父母先後病故而

武本庶出。遂誣武爲叔之養子。不應繼承叔業。以亂王氏之宗授意。

於屠訟師爲代作一狀詞控武云。

爲冒繼亂宗事。叔故無子序。應文繼有惡棍名武者。本係叔之養子。乃賄通族長。羼名宗譜。認爲親丁。霸吞家產。竊思家神。不歆非類。血統攸關。宗祠不入。義男昭穆有序。若使疏者踰戚。遠者間親。任別姓以亂宗。認他人爲嫡子。則於律於禮兩皆違背。用是泣叩憲台。乞爲正嗣恩庇。存沒義肅綱常上告。

◆ 懷仇惡稟

前稟既上。其族長某代爲王武不平。至屠訟師處。責以不應助紂爲虐。屠笑曰。余豈熟悉君家事哉。知有孔方兄而已。族長乃告以實情。並許屠以厚酬。屠略籌思。卽向武索去年與文爭地各訟詞一閱。曰。

得之矣。遂草一訴詞與之。其詞曰。

爲懷仇誣陷事禍因昧良而起釁。因爭產而生堂兄王文無故侵佔民地。經民告官丈量不遂所欲挾仇懷恨已非一日。近見民父母相繼病故無可質證。遂誣民係養子意在吞家不思伊旣應繼父存在時卽當立定且使民係養子則去年構訟文何以於訟詞上處處稱武爲堂弟矛盾畢露天監難瞞乞拘族長親屬詳鞫真贗辯誣正罪以扶孤弱瀝情上訴。

◆ 欺妻惡稟

王幼泉之女素性兇悍嫁與章菊卿爲室常占脫輻菊卿年逾三十未有子嗣其父爲之納一小家女爲妾王女憤甚兇燄愈張日與其夫尋釁因而遷怒其妾時加叱罵繼以鞭箠菊卿怒其潑悍另尋房

屋使妾遷居。王女怒無所洩。遂託屠訟師作稟。以寵妾欺妻告菊卿云。

爲寵妾凌妻名分倒置事妻之義本與夫齊庶之名難與嫡並此自古綱常之訓孰不遵循豈箇人溺愛之私所能紊亂用敢伸其冤抑叩求保其殘生竊氏自嫁章菊卿爲室後夙興夜寐母敢怠荒節食減衣不辭辛苦故八載以來家道漸致小康生計綽有餘裕不意遇人不淑夫也不良漸飽暖而思淫竟薄倖而負義託名爲嗣續計納某惡婦爲妾初猶嫡庶攸分略顧名分迨夫日久漸肆誇張每至枕邊時加浸譖菊卿惑其讒言遂致得新忘故不情之語紛至沓來無謂之爭含譏帶諷氏猶暫爲容忍顧念結髮恩情彼乃視爲可欺竟至當場辱罵猶未已也積威所至加以鞭箠很毒不堪屢遭毆打某月日又以瑣事

偶啓釁。端氏夫。嗔怒扭髮痛毆。惡妾無情。幫同揪打。幸婢媼憐氏無辜。插身勸解。免傷性命。得保殘軀。竊念些微家業。由氏據擋十指而來。和好家庭在氏已歷七年。以上乃氏夫不念曩情。輒復欺妻寵妾。以淚洗面。扼腕傷心。爲此呈告台端。乞爲作主。斷分家產。俾得蒲團佛火。了此殘年。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含冤上告。生死肉骨。萬望成全。

崔子梅之刀筆

◆ 貴畜惡稟

謝秀發與丁樂年爲鄰。謝氏畜雞數頭。常放於戶外。令自覓食。因屢至丁氏菜圃。啄食其所種菜蔬。一日。丁氏乳娘捕得一頭。殺而食之。

旋爲秀發值知。乃候乳娘出。立批其頰數以攘雞之罪。乳娘適抱樂年幼子。甫三歲。受驚而號。數日後。幼子以驚風病沒。樂年大憤。因舊與秀發有爭地之隙。商諸崔訟師。欲借此以報復。子梅乃爲擬一惡

稟云。

爲賤人貴畜。草菅人命。叩求伸冤。事竊民家菜圃。與謝秀發家之後門相隔。一巷並非毗連。亡羊猶疑於歧路。攘雞豈及於遠鄰。祇以秀發貪小畜雞數頭。吝不與食。故意驅入民家菜圃。任其啄食。初生之萌蘖。方喜青青。敏樹之蒲蘆。已遭濯濯。民家人屢思與秀發理論。民則以有鄉鄰之誼。姑且容忍。惟所雇。乳娘某忠心爲主。久抱不平。曾於某日捕得謝氏母雞一頭。殺而烹之。爲懲一警百之計。秀發於此宜立卽悔悟。不再放雞出外。騷擾鄰居。豈意秀發老羞成怒。竟

以畜命爲人命立恩報復乘乳娘抱民子出外賞玩之時遽批乳母之頰并擊小兒之頭小兒立時暈去旋得驚風病而歿如此草菅民命以償畜命苟非殘忍性成何至慘無人理竊思雞小鮮也菜蔬食也同爲口腹之需無分厚薄俱是豆籜之實不判尊卑故以菜飼鷄動植自相滋養殺鷄償菜彼此不爽毫釐夫牽牛以蹊人之田奪其牛已爲重罰若放鷄以食人之菜殺一鷄竟使人償則非但衡物之失平乃故意賤人而貴畜況民年逾四十止此一男今既被害則宗祀以斬使丁氏之先靈作若敖之餒鬼此仇不報何以爲人伏乞憲台褫彼奸魄以償兒命立除社會之惡蠹藉伸絕祀之沈冤繫戴同深蟻忱下慰匍

匍上告

◆ 反噬惡稟

陳百生以營商積累。家道漸豐。一旦病故。遺妻曹氏。及八齡之子曼成。由其弟慶生照顧。并掌握其遺業。及百生子成人授室時。慶生以營業失敗。所餘無幾。僅分其姪居屋一所。現銀二百兩。百生之妻兄曹丙。三本欲染指甥產。今無所得。乃唆使其甥曼成。以慶生乾沒兄產控之官。慶生商諸崔訟師。謂若以己之營業失敗自辯。恐彼不見信。奈何。崔訟師乃令賄通舊某公司經理。謂某公司倒閉時。兄名下曾欠款二萬餘金。兄故後。由慶生陸續變產拔還。并偽造償還契據數紙。爲作一辯訴詞云。

爲甥舅串謀。辜恩反噬。事竊民胞。兄百生在時。與民極相友愛。同居合爨。從無間言。某年月日。胞兄病故。遺有孤兒。曼成年纔八齡。寡嫂曹氏。又多疾病。病理應。

由民撫養並管理其資產出入等事。但胞兄遺產統計田宅現金雖約近三萬銀圓而與人合資營業之某某公司在兄病故之前一月猝遭倒閉。兄名下應欠二萬餘金。民既代理遺產所有債務自應代爲清償。計陸續變產拔還已去遺產十分之八。加以十餘年來嫂姪兩人衣食醫藥教育等費實屬不貲。故遺產已絲毫無存。近又爲姪授室婚費皆民所出。又恐曼成飽食無事習爲游蕩。付以規銀二百兩令其小試營業。并以己之市房一所撥與居住。至於衣食日用仍歸民擔任。如此相待可謂仁至義盡。既無慚於生者亦無愧於亡兄。乃曼成年輕不諳世故。受其母舅曹丙三唆使。橫加誣讐。丙本一無賴小人。當民兄初亡之日。卽以甘言餌其妹。令彼代掌家業。意圖染指爲民察出情形。當卽婉言拒絕。彼銜恨至今。無可下手。乘此日表明遺產告罄。謂是大好機會。可以。

播弄是非。幸嫂猶明白而姪竟受其唆使誣民謀佔家業。欺壓孤兒。含血噴人。聞之髮指。辜恩噬主。言之心傷爲此。檢呈歷年還償契據並十餘年來各項用度。清單恭皇憲天俯賜鑒核以明心跡以辨莠良。此時秦鏡高懸鬼蜮自難施術。溫犀畢照魑魅無可遁形所惜曼成年幼無知竟遭誘惑花初胎而經雨打月乍上而被雲遮是惡棍曹某者於離間親情之外又加蠱惑青年之罪衆矢集於一的諸罪發於一身乞予提案嚴懲以儆峻訟之輩開導民姪勿傷叔姪之情不獨民人感戴二天卽亡兄亦銜恩地下瀝情上訴乞賜矜憐。

▣ 挾怨惡稟

華大林開銅錫鋪於某鎮。因其學徒張二作事不慎辭歇之。張二銜恨。聽某訟師唆使控告華大林私鑄錢幣。華大懼。以重金求崔子梅。

設法子梅曰鑄錢當有印版汝無印版何懼爲卽爲擬一訴詞如下。

爲挾怨坑害事竊民向以銅錫爲業開鋪某處信用昭彰確守本色商人規律從無絲毫犯法行爲學徒張二素行不端作事疏忽雖屢施誥誠而頑梗依然近又竊取店中什物反而誣衆同事某君不得已婉言辭歇張二因此挾怨又經某惡訟師唆使竟以私鑄小錢混亂幣制等語朦朧上台欲陷民於死地以快彼之毒心竊念民鋪開在鬧市耳目衆多設有私鑄錢幣等情豈無地保鄰居舉發且鑄錢必有印版張二之告果確必先取得印版呈堂以爲眞憑實據若徒以一紙空言捕風捉影則人人可以羅織入罪閭閻遂無安枕之日更有顯然情虛者張二旣以懼罪出首何弗爲之於在鋪工作之時乃發之於已經辭歇之後其爲挾仇圖陷不間可知憲台秉高懸之秦鏡燃朗照之溫犀此案

情。形。當。已。瞭。如。觀。火。惟。小。鋪。有。無。私。鑄。印。版。尙。乞。飭。役。來。鋪。勘。驗。并。詰。問。四。鄰。
如。果。屬。實。情。願。依。律。照。辦。若。是。欺。誣。張。二。應。嚴。反。坐。榜。除。仇。陷。懲。罰。奸。刀。萬。代。
感。恩。四。民。頌。德。上。訴。

林玉山之刀筆

◆掩姦惡稟

商人揚天福。泊舟於顧氏之後門外。顧氏後樓適臨河道。樓爲顧媳所居。天福早晚窺樓。目挑顧媳。并厚賄其侍婢。囑爲媒介。一夕。天福正隨婢入樓。爲顧翁所覺。捕入官廳。以盜告。林訟師因與天福有連。遂令其認實奸情。以脫盜罪。爲作訴狀如下。

爲掩姦誣盜叩求昭雪事竊民服賈江湖素安本分某日銷貨後以市河狹窄移舟後河適當顧氏之樓屋下忽見樓窗啓處一婦拋一紙裏於小舟啓視之係同心結一枚乾果四式民無柳下惠之貞操而有鄭交甫之豔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是晚又遣婢來催促赴約不意已爲顧翁窺悉俟民登樓卽聲言捉賊致被拘獲蓋翁恐家醜外揚故隱姦而捏盜竊思彼旣隱姦以全名譽民豈甘盜而陷非辜況指盜無贓辨姦有物乞嚴提伊媳對理涇渭自分旣伊媳亦不認有此事則必爲翁媳串通設此陷阱如惡俗所謂仙人跳之類將以騙民錢財者尤爲不法二者必居一於是至民之確爲正經商人抑爲匪類自有素履之船戶與曾經銷貨之某某行家可令證明民願處犯姦不成之罰顧某亦當坐誣良爲盜之罪伏乞憲台秉公判斷上訴

■ 匿銀惡稟

周甲與薛丙同經商於某地。薛丙代周甲銷貨於呂乙，贏餘五十兩。尚未交付周甲，而呂乙病歿。薛丙遂乾沒之。周甲微有所聞，欲與交涉，以無可對質而止。旋問計於林訟師。林告以俟甲歸家時，託帶一家信去。信中載明外附銀物若干。汝遲數日卽歸。我擬一稟與汝控之。官薛當悔悟還銀與汝也。稟詞云。

爲沉匿銀物，叩求追還。事竊民離家二載，家中父母妻子待哺嗷嗷，幸遇同鄉薛某哀憇，代帶家報一封，外附銀五十兩，白布四疋，並酬謝伊盤纏二兩，數日後，家父病重，火急追民回家。到家後，查問薛某帶來之銀布絲毫無有，民駭極向薛追取，則詭云遭盜打劫，孰意天網恢恢，民之原信未曾焚毀，爲民在伊家。

搜檢出來。且該惡自己行李完全可知。遭盜是虛白騙是實。伏乞嚴究上告。

刀筆全書終

